

戴笠將軍的耳提面命

喬家才

想起戰友眼淚直流

民國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年）三月上旬，我從華北返回重慶，人事科長李肖白兄告訴我，已經決定，派我到成都去，負責禁烟密查組。據說這份工作很不容易獲得，我不明白，他們為什麼派我擔任一種不容易獲得的工作。回到重慶的第五天中午，戴雨農（笠）先生在甕子嵐埡漱廬請我吃中飯，同席有機要秘書陳康、王璇等七位同志，他們剛從外事訓練班畢業，年齡都沒有超過二十五歲。機要室係戴先生的辦公室，機要秘書係臨時職務。戴先生從外事訓練班選出比較優秀的同志，安置在身邊，讓他們處理呈送他批閱的文件，使他們了解工作情形，學習解決問題的方法，用意很深長。吃完飯，戴先生同我談工作，我坐在距他三公尺的對面，七位秘書排成人字形，坐在他的兩旁，有兩位秘書，手執鉛筆和拍紙簿，大概是準備作速記錄。

『這一次我到華北去，白跑一趟。』當我把華北工作和平津失事情形簡略報告以後，我說：

『我不能防止住平津工作被敵人破壞，使許多同志犧牲的犧牲、蒙難的蒙難，我應當負責，接受處分。』說到這裏，想起多年來共患難的朋友們壯烈犧牲，忍不住，眼淚一直往下淌。

『我應當負責！我應當負責！』戴先生打斷我的話，加重語氣說。大概他看見我的情緒過於激動，想讓我靜一靜。

當時我因情緒很激動，說話比較放肆，戴先生始終嚴正而又溫和地向我解說，他並沒有責備我批評不當，或者說我出言不遜，可是那七位年青的新進的秘書同志倒為我捏了一把汗。他們臉上的表情，顯得格外緊張，很替我担心的樣子。事後，我們碰面，他們都對我表示，他們萬沒有想到戴先生有那麼大的雅量，更沒有想到我有勇氣做那些直率的批評。他們怕我撞出禍來，結果什麼事都沒有，所以他們覺得我們軍統局這個團體，確實不同於一般。

新任務肩挑舊工作

這次談話，整整談了一個半鐘頭，結束的時

候，已經下午三點鐘了。戴先生立起身來，讓我稍等片刻，走進裏屋。五分鐘後，他又走出來，交給我一張條子，讓我送給人事科。等到戴先生離開會客室，仔細看那張條子，上面寫着『仍派喬家才同志為督察室主任』。

督察主任是一件出力不討好的工作，大家看到我這個新督察主任，把頭一扭，大有敬鬼神而遠之的樣子。我必須改變大家對督察室主任的態度和觀念，要他們知道我沒有什麼可怕，並不是不好惹的人物。同時我也應當讓大家尊重督察主任的神聖職務，不應當遭受歧視。我仔細考慮了兩天，寫了一個三張十行紙的報告，題名為『督察工作之方針與計劃』。這個報告早上送到機要室，中午遇到湖南李劍萍（崇詩）兄，他同我握手，態度極為親熱，笑着向我說道：『你的報告太好了，老板（一般同志私下對戴先生的稱呼）已經批閱過，按照你的方針和計劃去做，督察工作一定可以做得好。』劍萍兄那時擔任戴先生的隨從秘書，所以我的報告經戴先生批閱以後，他首先看過了。

督察工作八大斧頭

我的督察工作方針與計劃共有八條，主要的意見是：督察工作不僅是督察行政部門之錯誤，同時要彌補行政工作之疏漏和不足；多做積極的鼓勵和嘉獎，少做消極的懲罰和處分；多注意防患於未然，少做事後的檢舉；督察工作不只是找

人家的錯誤，更要替人家解決問題。這是針對當時的實際情況，最有效的工作態度。晚上，報告送回督察室，戴先生對於每一條意見，都有頂批，批以「很重要」、「頗中肯」等字樣，封面上批着「交人鳳、業道、肖白諸兄一閱，閱後送回督察室。」我的這份報告，作用很大，第二天週到每一位重要幹部，都對我換了另外一付面孔。

當時局本部的組織係三室四處五

科：三室是祕書室係行政首腦部門，督察室係監察部門，會計室係財政部門；四處的一、二兩處主管情報業務，三處主管行動司法，四處主管電信；五科為人事科、譯電科、總務科、訓練科、編審科。在重慶市的外勤單位，一共有十多個，內外勤單位合計二十多個，一一督察，頗為吃力。戴先生規定督察工作的範圍，不僅是內外勤單位，和所有的同志，連他自己也在被督察之列。

我不願人家懼怕督察主任，可是督察主任的地位却不能不讓大家尊重。督察工作，既需要督，需要察，我就必須要時常到各單位去看看，以盡督察責任。因為同志們知道督察主任經常各處走動，他們就不得不小心、不能不加油。所以祇要我勤於走動，勤於和同志們接觸，就會收到督察的效果。當時局本部的汽車不多，汽油來源困難，重慶有句口號「一滴汽

油一滴血」，除了因為重要公事，需要交通工具，才可以請求派汽車。我必須經常活動，但不是重要公事，同時我也不願意消耗汽油，所以我從來不請求派車。

重慶是個山城，除去主要的馬路，許多街道都是用石塊砌成的石階，校場口的十八梯，一上一下，要走大半天，就是我們每天都要經過的窰子嵐壩，階台也真够瞧，從觀音岩一直下到底，也有好幾百級石階。重慶又經常下雨，本來天氣很好，一會兒又下起雨來。這個戰時的國都，市區交通，仍以人力車為主，公共汽車不獨路線有限，而車輛少得可憐，半天才有一輛，工作匆忙的人，時間寶貴，那有閒工夫等上個把鐘頭，況且就算能够等得上，也不一定能够擠上去，所以公共汽車坐不成。那麼坐人力車吧，車價高昂，還是其次，因為許多馬路的坡度太陡，上坡時，拉車的人太費氣力，稍有心肝，稍具同情心的人，就不忍心自己坐着，讓拉車的人汗流浹背，氣喘如牛地往上拉。下坡時，那種驚險鏡頭，比電影裏所見的，絕無遜色，拉車的人兩臂夾住車把，兩腳不落地，人懸在空中，車子像飛一般地往下飛滑，使人驚心動魄，我就沒有勇氣，敢坐這種飛車。所以我每天的活動，要走不少的路，全靠自己的兩條腿。為了防備下雨，為了爬石階時省點力，我買了一把雨傘，除了遮雨，還當手杖使用。祇要出門，手不離雨傘。當時報紙上常常可以看到，英國首相張伯倫經常拿一把洋傘，李肖白兄看見我拿着雨傘，走進他的辦公室，一定要開個玩笑，喊道「張伯倫來了，請坐！請坐！」



戴笠將軍（左）對軍統局官員講話時之神情，右為當年奉命逮捕韓復榘之王兆槐將軍。

聲張伯倫，氣氛輕鬆了許多，減少許多隔閡。雨傘！不但幫助我的兩條腿，爬上一級一級的石階



抗戰時期戴笠將軍（中、穿着中山裝雙手叉腰者）蒞臨前線視察留影

，減少許多疲勞，更使我得到人與人之間的諒解，可說是個意外的收穫。

二十九年整整一年中，祇要天氣不太壞，敵機定準飛來轟炸，幾乎每天都有警報。羅家灣的防空洞是就石層鑽打而成，上面又加蓋一層很厚的石塊和泥土，相當堅固。不過因為沒有好的管理，任由洞頂浸下來的水珠滴在椅子上，不去擦乾，所以防空洞裏雖然有兩排很長的木櫈，却是潮濕的無法坐下去。還有一點，一聞警報，或者看見紅球，各單位把公文箱子抬進防空洞，毫無秩序，任意堆置，把通路都堵塞了。等到聽見緊急警報，進防空洞的人祇好站着，裏面不好進去，都擠在洞口，有些人無可如何，祇好去附近的防空洞躲避。我既是督察主任，又是防護團的糾察組長，負有安全的責任。眼見自己有很堅固的防空洞，又不善於使用，讓許多同志跑許多路，借用別人的防空洞，真是莫大的笑話。

督察室上上下下共有五個人，李修凱、朱克等三位同志和我以外，還有一位勤務兵同志。每天早上起來，我們的第一步工作，就是動員全室的人員，拿上乾布，走進防空洞，把兩排靠洞壁的櫈子擦個乾乾淨淨。等到掛起紅球，或是聽見警報，立刻有一位同志走進防空洞，指揮放置公文箱，請他們多走幾步路，把公文箱子扛到防空洞中間的又道裏，有秩序地放成兩排。這樣一來，防空洞的容量增加了，足可以容納全部同志而有餘，而且全部櫈子既不濕，又不髒，可以供人乘坐，閉目養神。以前幾位高級幹部都是到財政部防空洞躲避，現在一聞緊急警報，毛人鳳先

生、徐業道先生、劉啓瑞先生、徐人驥先生幾位年歲比較大的人，先已走進防空洞的中間，坐在櫈子上，其他的同志也都一個個走進自己的防空洞，不必再出去打游擊了。

肚量要大得像天地

大概是五月裏，敵人對重慶又來一次大轟炸，羅家灣也成了轟炸目標，我們一共中了三顆炸彈，一顆丟在防空洞上面，可是我們的防空洞沒有受到絲毫影響。經過這次考驗，大家對防空洞的信心增加了許多。

轟炸過後，我們疏散到海關巷，我們住在三樓，二樓是戴先生的臨時辦公室，有時候他來這裏會客，或者辦上一兩個鐘頭的公。重慶的夏天，天氣炎熱的使人發悶，我又整天到處跑，中午趕不回去吃中飯，上大館子，餚餉有限，吃不起。祇好進上海小館子，吃一碗豬油菜飯，這是重慶最經濟而又比較衛生的午餐，進出的人，大都是公務員。天熱跑路太多，飲食又不正常，終於拉起痢來，在當時，還沒有發明抗生素，沒有痢疾特效藥，一病就是一個多月，每天拉二、三十次。一天，戴先生叫我到他的二樓辦公室談話，我的痢疾剛好了三、四天，瘦的像個猴子。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，他正在書寫什麼，說了一聲「請坐！」繼續完成他的文件。當他看見我瘦成那個樣子，追問原因，經我說明，他才知道我剛害過一場大病。

「家才！」戴先生開始同我談問題，他問我：「你說我們團體裏那一省的人最多？」



戴笠將軍（左）參加勞動服務時留影

『我沒有做過這種統計，說不來。』我老實回答他。

『湖南人最多，浙江第二位，廣東第三位。』

『戴先生告訴我以後，接着又問我：『你們山西人有多少？』』

『這個！我也說不來。』

『你們山西人最少。』戴先生興緻很好，接着他又問我：『你想！以你們山西人的生活習慣作標準，以你們山西人的眼光來看湖南人、浙江人和廣東人的生活習慣，你能够看得順眼嗎？』

『當然看不順眼，』戴先生代替我回答，然後又問道『在我們團體裏要找像你這樣的人，除了你和我，你能找到嗎？』

『當然！不會找到的。』戴先生又代替我作了回答，接着告訴我：『所以，我們肚量必須要大，大到像天地一樣，無所不包，無所不容。我們用人要取其長，去其所短。』

『這是英國魚肝油，市面上買不到，你的身體太弱了，需要補藥，你拿去吃吧！』戴先生從桌上拿起一個圓筒形的小玻璃瓶子，裏面裝着大半瓶魚肝油丸子，他一邊說，一邊把瓶子遞給我，然後同我握手。我道了謝，很費力地爬上三樓。督察室的同志們看見我拿回一個小瓶子，問我怎麼一回事，我告訴他們，是戴先生給的魚肝油丸，他知道我害了一場大病，特地送給我。他們一聽是戴先生的魚肝油丸，好像寶貝似的，天真地倒出來，每人吞了一粒。

這一場談話，戴先生的用意很深長。他深知我的個性是嫉惡如仇，嫉惡如仇的缺點，就是胸襟狹窄，胸襟狹窄就不能容人容物，不能容人容物

就不能擔當大的責任。大概經過幾個月的考查，他覺得，我的個性雖然嫉惡如仇，尚能顧全大體，懂得人情道理，並不尖酸刻薄，可以為他負點責任。這次談話，假如不加思索，好像有些突然，實際上在提醒我，要我時刻注意自己的缺點，養成容人的雅量。

精華地區化為灰燼

海關巷住了兩個月，又搬到小巷子，敵人又來了一次更野蠻的空襲，投下了許多燃燒彈。當我從防空洞出來，一看四周，一片火海，遠處有十幾個火頭，燃燒的特別旺盛，火光衝天。我們小巷子的房子是獨立房屋，幾被四週的火苗所包圍，我怕火蔓延過來，大家動手，趕緊把公文箱子和重要的東西搬到屋後空場的中央，以防萬一。幸好四週的火苗並不猛烈，不久都被撲滅了。大小樑子到校場口一帶繁華區域，火焰混合煙霧，彌漫了整個天空。警報還沒有解除，消防隊已經開始行動，撲滅火焰。幾個鐘頭以後，我到大小樑子一帶繞了個圈子，最精華的地區都已化為灰燼，敵人殺人放火的強盜行徑，重慶的人們永遠不會忘記。許多被炸死、壓死、燒死的人，都埋在瓦礫斷木底下，他們的家屬一聲不響，用鐵鍬挖掘，這些人的面部表情，憤怒到極點，忘記了悲傷。

電燈線被炸斷、被燒毀，電線桿倒在路旁，全市歸於黑暗。市政當局規定，晚上，每一家門口必須掛一盞燈。有一家門口，掛着一隻白紙糊成的四方燈籠，上面寫着十四個墨筆大字：『父

傅子，子傳孫，生生世世，勿忘此仇。」這十四個字，寫盡每一個黃帝子孫內心裏所蘊藏的憤怒和復仇的決心。我從這些民間的真實情況，深深領略到敵愾同仇的偉大力量，更相信抗戰必勝，敵人必然失敗。

走進羅家灣局部的正門，往上爬幾十級石階，有一坪比較寬闊的廣場，廣場的一邊，靠近辦公大樓，有一座演講臺，這就是每一個星期一舉行總理紀念週，或者特別集會的場地。廣場可容納三四千人，每次集會，都是由浙江王鐵廠（兆槐）兄擔任指揮。參加集會的人，按照服色高矮，很整齊地排成行列面對演講臺，站在廣場中央，靜肅異常。

四一大會鼓勵情緒

民國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年）四月一日為軍統局成立八週年紀念日，戴先生為鼓勵大家的情緒，決定盛大慶祝一番，定名為「四一大會」。大會會場就決定在羅家灣廣場，加搭了一個天棚，遮蓋住整個廣場，再不怕烈日和陣雨。戴先生很注意這一個紀念大會，雖然很小的節目，都要經過他自己決定。開會前兩天的下午，我陪同他巡視會場，他對許多地方不太滿意，都依照他的指示，一一予以改正。有時他告訴我，什麼地方需要貼一張標語，接着又問我應當寫句什麼語句，我的答覆，很難使他滿意，過一會，他會想出一最合式、最高明的句子，讓我記下來，交給佈置會場的同志。『任務任怨，苦幹苦守。』『同志如手足，團體即家庭。』都是這次大會，戴先生

親自撰擬的。他對演講臺上的橫條和對聯，一點都不馬虎，一再推敲，最後決定：

對聯：創造光榮歷史，

發揚清白家風。

秉承領袖意志，

體念領袖苦心。

橫條：我們的工作是血淚寫成的。

戴先生對這幅橫條非常滿意，因為這十一個字不但寫盡整個工作的辛酸和艱難，而且醒目刺激。創造光榮歷史一聯，最先擬定是繼續光榮歷史，他再三推敲，覺得繼續兩字不夠積極，後來改為創造兩字，他才表示滿意。四一上午是紀念大會，委員長親臨主持。中午參加大會的全體同志聚餐，每桌八人，將近兩百桌，擠滿廣場，真够熱鬧。每桌四菜一湯，菜單是兩天戴先生親自擬定的。戴先生認為聚餐沒有酒，不够味道，所以每桌都有酒。

第二天，工作會報，開會地點，好像是石灰市稽查處（已記不清楚）。一連開了兩天，每天上下午各開一次。參加會報的人，各地外勤單位負責人或代表，內勤各單位負責同志，一共有六十多人。會報的大部份時間，在聆聽敵後工作單位報告。報告完畢，戴先生站起來講話了，他根據兩天來的報告，得出十三點結論，作為今後改善工作的指示，簡單扼要，使與會的每一個人，口服心服。我們雖然是穿草鞋的朋友，在黃埔同營入伍，却不是同一個連，不是同連，就不生活在一起，彼此雖然認識，可是認識不够深刻。民

國二十一年我參加了他領導的工作，又一向在外邊，同他接觸的機會少，所以對他並沒有進一步的了解。這一次參加工作會報，聽到他十三點結論，頭頭是道，不愧是一位天才領導者。我衷心佩服他的思想敏捷、注意力集中，解決問題，能抓住重點。無怪他領導一個十萬人的團體，工作複雜繁重，而能得心應手。

四一大會過後，又開過兩次盛大的歡迎會，一次是歡迎劉藝舟兄從北平歸來，地點也在羅家灣，開會時，除了戴先生講話，由藝舟兄報告在北平被捕和逃回來的經過。另外一次歡迎會，在望龍門特務隊舉行，被歡迎的人，有從北平回來的查綏之和李廣和兩同志，從南京逃回來的劉戈青同志，還有一位同志，已記不清姓名。每次歡迎會後，都要聚餐，都有酒吃。敵後工作同志，擔驚受怕，死裏逃生，好不容易保住一條命，回到重慶，盛大地歡迎他們，十分應該。況且這種集會，教育意義很大。每次開會以前，戴先生都要親自到會場巡視，看看佈置的妥當不妥當，看看標語合式不合式。

頂天立地的硬漢子

我離開北平的時候，世光還沒有把北平區的工作移交給藝舟兄，所以他同北平的一般同志沒有接上頭。四天以後，北平的整個工作便被破壞了。據藝舟兄說，他不知道已經出了事，到一處接頭的地方找世光，剛好自投羅網，掉進陷阱，被捉到日本憲兵隊。他是一個有急智的人，知道事情不妙，說他是做生意的，找錯門牌，又沒有

人指證，挨了一頓揍，關了三天，糊裏糊塗釋放。以後四個月，我督察完張家口、大同、綏遠、太原的工作，騎驢和跑馬，經過晉西、陝北，到達西安，再回重慶。藝舟兄則由海路經天津、上海，到了香港，由香港飛回重慶。結果，我還比他早回重慶幾天。

肖白兄徵詢我對北平工作的意見，北平的情形變化成什麼樣子，我毫無所知。重慶能夠知道一些北平的情形，全靠兩部電臺，北平區出事的時候，祇有河北張依道臺長的一部電臺受到牽連，另外兩部很安全。我覺得舊有組織，既已解體，倒不如重建新的組織，來得容易些。爲了時間經濟，我建議調薄有錢兄到北平負責，張靜齋兄去協助工作。有錢、靜齋都受過訓練，又富經驗，山西的工作有繼先負責，有錢離開以後，不影響工作。靜齋在大同，大才小用，到北平可以發展所長，使北平的工作迅速恢復。白蓮丞兄同他太太梁秀娟女士都在北平有極良好的社會關係，調到北平，可以開展新的關係。肖白兄很同意我的建議，立刻去辦，不幸這一個佈置又失敗了。有錢兄到了北平，沒有多久，就失蹤了，蓮丞兄夫婦幾乎被敵人捉去，好不容易逃回西安。靜齋接到調職的命令，爲避免平綏路上的敵人注意，先由大同到太原，再從太原到北平。殊不知因爲綏遠的工作已經出了毛病，他已被暗中監視，所以他剛走進王家巷二號繼先的寓所，連臉還沒洗，大同的日本憲兵就追蹤而至，把他捉去，押在太原日本憲兵隊。先追問他同繼先的關係，靜齋是個頂天立地的硬漢子，絕不會牽連朋友。本來他

同繼先是小同鄉，繼先又是山西偽政府的官員，所以他祇承認了自己係藍衣社，他同繼先，除同鄉外，再沒有什麼關係了，繼先才沒有受到牽連。

『你爲什麼要抗日？』靜齋在太原日本憲兵隊，日本憲兵這樣問他。

『你們爲什麼要侵略中國呢？』靜齋反問日

本人，經他這麼一問，那幾個日本傢伙倒被他問住了，半天說不出話來。他接着解釋說：『因爲你們不義之師，侵略我們的土地，殺害我們的同胞，我是一個中國人，當然要抗日，豈祇我一個人抗日嗎？不是！每一個中國人都在抗日，你們明白嗎？』靜齋義正辭嚴，理直氣壯，把日本人真罵一頓。說也奇怪，日本人崇拜英雄，對他不屈不撓的態度，反而表示尊敬，所以在太原沒有難爲他。第二天，把他押解到偽蒙疆自治政府的首都張家口。

季春、桐崗兩兄知道北平的環境一天比一天

惡劣，特別提高警覺，所以當北平的組織遭受暴風雨襲擊時，他們沒有被敵人捉去。桐崗沒有想到，我的家裏已經遭受到牽連，敵人憲兵隊掛了樁。他踏着一輛腳踏車，打算到我寓所看看，有沒有發生事故，剛從胡同的南口走進胡同，正同秀夫碰個正面。秀夫怕他闖進我的寓所，被日本人抓起來，低聲說道：『我家裏有日本人。』桐崗才知道情形不妙，趕緊踏快腳踏車，打胡同的北頭逸去。重慶知道我的北平寓所有日人坐守，大概就是他報告的。他們兩位眼看北平存身不得，跑到歸化城去，暫避風頭。殊不知，重慶鑑於平津先後失事，察綏工作再不調整，一定要再蹈平津的覆轍，正好得到他們到達綏遠的消息，不讓他們閉下來，立刻命令季春負責綏遠的工作，桐崗負責張家口方面的工作。可惜這兩張王牌用的太遲了，敵人已經密切注意到我們在平綏線上的活動，並不能因爲他們兩位的努力，使察綏的工作逃過惡運。(未完)

喬家才先生又一名著：

海天感舊錄

定價肆拾元

要目：戴笠將軍策反奇勳，戴笠將軍的人情味，戴笠將軍感人的故事，山西光復前後，黃埔當年鐵與血，從羊城暴動到西子風波獄，考城戴秋陽，西安事變外一章，五百完人史詩三篇，楊立奎獨力門學聯等十篇十餘萬言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郵撥一四四〇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